


汪维辉 / 著

《齐民要术》

词汇语法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00BYY013）

国家“985工程”“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哲学社会科学

创新基地基金资助项目

汪维辉
／
著



版社

2007年 9月 3日

《《
齊民要術
》》

词汇语法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齐民要术》词汇语法研究 / 汪维辉著.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5444-1249-0

I. 齐... II. 汪... III. ①齐民要术—词汇—研究②齐民要术—语法—研究 IV. H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26291号

责任编辑 徐川山

装帧设计 郑 艺

《齐民要术》词汇语法研究

汪维辉 著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教育出版社

www.ewen.cc

社 址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编 200031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2.5

插 页 3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2,500 本

书 号 ISBN 978-7-5444-1249-0/H·0052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上编:概论

第一章 《齐民要术》及其语言	3
第一节 贾思勰与《齐民要术》	3
第二节 《齐民要术》的语言特点及语料价值	5
第三节 《齐民要术》校释商补	24
第二章 《齐民要术》词汇研究	64
第一节 《齐民要术》常用词研究	64
第二节 《齐民要术》所见的中古汉语新词和新义	75
第三节 《齐民要术》所引佚书与辞书编纂	80
第四节 《齐民要术》疑难词语考辨	85
第五节 从《齐民要术》和《周氏冥通记》看六世纪汉语 词汇的南北差异	92
第三章 《齐民要术》语法研究	112
第一节 《齐民要术》所见的中古汉语新兴虚词	112
第二节 《齐民要术》的量词	123
第三节 《齐民要术》的动补结构	143
第四节 《齐民要术》的判断句	150

下编:《齐民要术》新词新义词典

凡例	157
----	-----

正文	158—350
笔画索引	351
附录:《齐民要术校释》(第二版)勘误表	368
主要参考文献	388
后记	395

上编：概 论

第一章 《齐民要术》及其语言

第一节 贾思勰与《齐民要术》^①

《齐民要术》(以下简称《要术》)是著名的“北魏三书”之一(另两书是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和酈道元的《水经注》),约成书于公元530—540年^②,时当北魏(386—534)末、东魏(534—550)初。作者贾思勰,山东益都(今山东省寿光县南)人,其生平史无记载,仅在《要术》一书中留下了“后魏高阳太守贾思勰撰”一行字^③。从《要术》中

① 本节内容参考了缪启愉先生的《齐民要术校释·前言》。

② 此系据缪启愉说,见《齐民要术校释·前言》,1页。关于《要术》的成书年代,吴承仕《经籍旧音序录》“贾思勰”条曾作过详细考证,认为“思勰东魏、北齐间人,其著书宜在武定、天保之际”,他举出五条证据(《要术》内证四条,两《唐书》一条),结论是:“据此五证,知思勰卒年必当天保后矣。”(58—59页)其中最后一条证据认为《唐书·宰相世系表》的“贾勰,北齐青、兖二州刺史”即《要术》作者贾思勰,已被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所否定。(622—624页)栾调甫《〈齐民要术〉考证·〈齐民要术〉作者考》认为“吴氏考证作者年代,所立的五证还不免疏误”(9页),他根据《要术》中的三条内证,指出:“根据以上三条考证来说,自公元五二六一五三八年,一共是十二个整年,为作者可考的年代,假如在这时期的初年,作者年在五十岁以上,生年当在太和元年(公元四七七年)前,卒年应在元象元年(公元五三八年)后,年纪在六十岁以上。”《要术》卷一“种谷”“西兖州刺史刘仁之”条(即本书下文所引第一条)“应作于元象元年后,因此据以考定年代,是在东魏静帝之世”。(13页)

③ 关于《要术》作者贾思勰,《四库全书总目》云:“思勰始末未详,惟知其官为高平(按,应作‘阳’)太守而已。”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三十一云:“案《魏书》有贾思伯,字士休,齐郡益都人。弟思同,字士明,孝明帝时并为侍讲,授静帝《杜氏春秋》,已在魏之季世,当梁武帝天监、普通、大同之时,思勰或与之同时同族,为郡守以后,不仕而农者欤?”栾调甫上引书曾“根据《要术》本书和《魏书》有关的材料”,对“贾思勰”和“贾思同”的关系作过极为详尽的考证,推定两者应为同一人:他本名“思勰”,入仕后“释褐彭城王国侍郎”(《魏书·贾思伯传》),此彭城王即北魏宗室元勰,因与上司同名,故依据当时的习惯,改为同义字“同”,“思”则是当时贾宗的排行。至于书中题款仍称“贾思勰”而不称“贾思同”,栾先生认为“思勰”是“行于乡里的名字,所以《要术》家本的题款用本名了”。(详见该书17—45页)我认为栾先生的考证是相当深入可信的。

所透露的零星信息来看,他一生中到过今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省,足迹遍及黄河中下游地区。书中述及自己的片断有:

(1) 西兖州刺史刘仁之,老成懿德,谓余言曰:“昔在洛阳,于宅田以七十步之地,试为区田,收粟三十六石。”(卷一“种谷”,83页)

(2) 今并州无大蒜,朝歌取种,一岁之后,还成百子蒜矣,其瓣粗细,正与条中子同。芜菁根,其大如碗口,虽种他州子,一年亦变大。蒜瓣变小,芜菁根变大,二事相反,其理难推。又八月中方得熟,九月中始刈得花子。至于五谷蔬果,与徐州早晚不殊,亦一异也。并州豌豆,度井陘以东,山东谷子,入壶关、上党,苗而无实。皆余目所亲见,非信传疑:盖土地之异者也。(卷三“种蒜”,191页)

(3) 余昔有羊二百口,苳豆既少,无以饲,一岁之中,饿死过半。假有在者,疥瘦羸弊,与死不殊,毛复浅短,全无润泽。余初谓家自不宜,又疑岁道病瘦,乃饥饿所致,无他故也。人家八月收获之始,多无庸暇,宜卖羊雇人,所费既少,所存者大。传曰:“三折臂,知为良医。”又曰:“亡羊治牢,未为晚也。”世事略皆如此,安可不存意哉?(卷六“养羊”,427页)

从中可以看出贾思勰对农业生产的关心和熟悉:他不仅留心观察、虚心请教,还亲自实践。这些都是他写作《要术》的基础。

《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农书,也是世界农业史上最早最有价值的名著之一。《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誉为“农家诸书,无更能出其上者”,达尔文在其名著《物种起源》中称它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①。全书共十卷,九十二篇,近十四万字。前五卷包括粮食、油料、纤维、

^① 达尔文说:“我看到一部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清楚记载着选择原理。”见《物种起源》,周建人、叶笃庄、方宗熙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44页。译注:“潘吉星考证:早在1840—1850年达尔文起草《物种起源》时,就已看到了全面介绍中国情况的法文巨著《中国纪要》(Mémoir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该书1776—1814年出齐,共十六巨册。达尔文阅读了其中有关中国科学技术的一些部分,并通过此书了解了北魏贾思勰著的《齐民要术》中关于人工选择的思想,而且予以引用和高度评价。潘氏通过研究《中国纪要》法文原著、达尔文著作的英文原著及《齐民要术》汉文原著后,加以综合对比,从而肯定了达尔文此处所谓的《中国古代百科全书》即为《齐民要术》。参阅:《达尔文与〈齐民要术〉》,潘吉星,《农业考古》,1990年,第二期。”

染料作物,蔬菜,果树,竹木,栽桑养蚕等栽培饲养技术;第六卷是关于畜禽和鱼类的养殖;第七至第九卷是农副产品的加工、储藏,包括酿造、腌藏、果品加工、烹饪、饼饵、饮浆、制糖,兼及煮胶和制墨等;第十卷记载“五谷、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体例独特,以很大的篇幅引载了有实用价值的热带亚热带植物,成为我国最早的“南方植物志”。全书规模宏大,体例严谨,层次井然,系统完整,包罗了农、林、牧、渔、副各个方面,“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要术·序》),堪称当时的一部农业百科全书。作者定书名为《齐民要术》(“齐民”者,平民也),重在其实用价值,所以自序中说:“舍本逐末,贤哲所非,日富岁贫,饥寒之渐,故商贾之事,阙而不录。花草之流,可以悦目,徒有春花,而无秋实,匹诸浮伪,盖不足存。”

《要术》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错、讹、衍、脱,号称难读。它是一部农学名著,农史专家对它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南京农业大学缪启愉先生的《齐民要术校释》(第二版)是目前最为详备的校注本。此书的特色之一,是“利用了所有的重要版本、仅有的抄本和稿本”,搜罗版本达 29 种之多,据此对全书作了校勘,又博稽载籍,详加注释。尽管此书在校勘和注释方面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详下第三节),但毕竟为我们研究《要术》的语言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本子。本书引《要术》原文即依据此本,并注明页码。引例如为注文,则用小一号字以示区别。

第二节 《齐民要术》的语言 特点及语料价值

《要术》不仅在中国和世界农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而且也是我们今天研究南北朝汉语特别是 6 世纪中叶北方通语的重要语料。作者在自序中说:“鄙意晓示家童,未敢闻之有识,故丁宁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辞。览者无或嗤焉。”这样的写作宗旨决定了

贾思勰采用的是通俗易懂的语言,正如缪启愉先生所说:“文词表达朴实明爽,摒弃冷词僻典,没有一句转弯抹角,或者意义含糊不明的……《要术》行文给人的总的感觉是有一种明白、朴素、直爽、紧凑的风格,娓娓道来,接近口语,如说家常,跟当时的浮靡文风大相径庭。”(《齐民要术校释·前言》)具体而言,我认为《要术》的语言具有专业性、口语性和地域性这样三个鲜明的特点,同时全书语言存在较大的内部差异。下面试分别加以论述。

1. 专业性

唐作藩先生在《汉语词汇发展简史》“五、中古时期汉语词汇的发展”^①中谈到《要术》中的农业词汇问题,包括农作物名称、农具名称、耕作行为方面的词语等。这确是《要术》词汇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给读者的第一印象。缪启愉先生曾指出《要术》一书世称“难读”的两大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书中有不少当时的民间“土语”和生产上的“术语”。(《齐民要术校释·前言》)这样的词语我们可以举出一大串,足以编成一本小型的《齐民要术术语词典》,比如:水稻、旱稻、粳稻、大麦、小麦、宿麦、荞麦、青稞麦、藜草、秕、菽、大豆、黄高丽豆、黑高丽豆、燕豆、脾豆、小豆、豌豆、江豆、豇豆、绿豆、线豆、谷、植谷、黍、稷、粱、秫、油麻、大麻、苴麻、胡麻、冬瓜、越瓜、胡瓜、茄子、蔓菁、芜菁、莴苣、芋、姜、葱、蒜、韭、芥、芸、苳、椒、枣、李、桃、梅、杏、梨、栗、柿、石榴、木瓜、茱萸、甘蔗、雉尾、芡、耒、耜、犁、长辕犁、蔚犁、锄、耨、斫、斫、铲、镰、一脚耨、两脚耨、三脚耨、杷、水车、桔槔、辘轳、柳罐、陆轴、铁齿、犂、春耕、秋耕、初耕、深耕、细耕、耦耕、转地、春种、夏种、播种、穰种、概种、穉种、植、耘(芸)、耩、耙、耨、薅、芋、劳(耨)、摩(耨)、穉、曳、挞、碾、铍、蹶、刨、劓、刈、锋、劓、挠(呼毛反,搅也)、洩种、灌溉,白背、黄壤、浥郁、蚜、蚘、垆、故墟,等等。还有各种农作物众多品种的名称。这些词语有些承自前代,有些则始见于《要术》,它们丰富了汉语词汇的宝库。

^① 收入其《汉语史学习与研究》,322—323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

2. 口语性

《要术》语言的口语性首先是表现在词汇上,它使用了一大批当时的口语词(详见第二章和下编《〈齐民要术〉新词新义词典》)^①;其次是反映在语法上,有不少中古时期新兴的语法现象(详见第三章)。我们随便抽取书中的几段文字,来真切地感受一下当时的口语大概是个什么样子:

凡耕高下田,不问春秋,必须燥湿得所为佳。若水旱不调,宁燥不湿。燥耕虽块,一经得雨,地则粉解。湿耕坚垆,数年不佳。谚曰:“湿耕泽锄,不如归去。”言无益而有损。湿耕者,白背速犂耨之,亦无伤;否则大恶也。春耕寻手劳,古曰“耨”,今曰“劳”。《说文》曰:“耨,摩田器。”今人亦名劳曰“摩”,鄙语曰“耕田摩劳”也。秋耕待白背劳。春既多风,若不寻劳,地必虚燥。秋田耨(长劫反)实,湿劳令地硬。谚曰:“耕而不劳,不如作暴。”盖言泽难遇,喜天时故也。(卷一“耕田”,37—38页)

染潢及治书法:凡打纸欲生,生则坚厚,特宜入潢。凡潢纸灭白便是,不宜太深,深则年久色暗也。人浸藁熟,即弃滓,直用纯汁,费而无益。藁熟后,漉滓捣而煮之,布囊压讫,复捣煮之,凡三捣三煮,添和纯汁者,其省四倍,又弥明净。写书,经夏然后入潢,缝不绽解。其新写者,须以鬣斗缝缝鬣而潢之,不尔,入则零落矣。豆黄特不宜裹,裹则全不入黄矣。凡开卷读书,卷头首纸,不宜急卷;急则破折,折则裂。以书带上下络首纸者,无不裂坏;卷一两张后,乃以书带上下络之者,稳而不坏。卷书勿用鬣带而引之,非直带湿损卷,又损首纸令穴;当衔竹引之。书带勿太急,急则令书腰折。骑篝书上过者,亦令书腰折。书有毁裂,剺方纸而补者,率皆孳孳,癩疮硬厚。癩痕于书有损。裂薄纸如

^① 入矢义高先生曾经指出:“又‘及热’的意思也很明确。它出现在《齐民要术》详细叙述各种各样的烧菜方法中,意思是‘热的时候’,即‘趁还没有冷时’。……像这种‘及’的用法,我认为是口语。”参看其《中国口语史的构想》,艾迺钧译,载《汉语史学报》第四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3—4页。

蕤叶以补织，微相入，殆无际会，自非向明举而看之，略不觉补。裂若屈曲者，还须于正纸上，逐屈曲形势裂取而补之。若不先正元理，随宜裂斜纸者，则令书拳缩。凡点书、记事，多用緋缝，缙体硬强，费人齿力，俞污染书，又多零落。若用红纸者，非直明净无染，又纸性相亲，久而不落。（卷三“杂说”，226—227页）

凡栽树，正月为上时，谚曰：“正月可栽大树。”言得时则易生也。二月为中时，三月为下时。然枣——鸡口，槐——兔目，桑——虾蟆眼，榆——负瘤散，自馀杂木——鼠耳、蛇翅，各其时。此等名目，皆是叶生形容之所象似，以此时栽种者，叶皆即生。早栽者，叶晚出。虽然，大率宁早为佳，不可晚也。（卷四“栽树”，256页）

牧羊必须大老子、心性宛顺者，起居以时，调其宜适。卜式云：牧民何异于是者。若使急性人及小儿者，拦约不得，必有打伤之灾；或劳戏不看，则有狼犬之害；懒不驱行，无肥充之理；将息失所，有羔死之患也。唯远水为良，二日一饮。频饮则伤水而鼻脓。缓驱行，勿停息。息则不食而羊瘦，急行则尘土而蝇蚋也。春夏早放，秋冬晚出。春夏气软，所以宜早；秋冬霜露，所以宜晚。《养生经》云：“春夏早起，与鸡俱兴；秋冬晏起，必待日光。”此其义也。夏日盛暑，须得阴凉；若日中不避热，则尘汗相渐，秋冬之间，必致癣疥。七月以后，霜露气降，必须日出霜露晞解，然后放之；不尔则逢毒气，令羊口疮、腹胀也。（卷六“养羊”，423页）

上述四段文字不足一千字，反映当时口语的词语和表述法就有：不问，必须，不调，块，粉解，坚垆，不佳，归去，白背，鑊棒，大恶，寻手，劳，摩，寻，塌实，硬，作暴，泽，打纸，特，潢纸，灭白，便是，年久，熟，滓，漉，添和，明净，绽解，熨斗，零落，豆黄，裹，全，开卷，卷头，急，破折，坏，书带，（一两）张，鬲带，穴，骑萼，毁裂，率皆，挛拳，癍疮，硬厚，癍痕，补织，看，略不，屈曲，还，裂取，元理，随宜，拳缩，点书，硬强，红纸，（纸性）相亲，栽树，上时，中时，下时，虾蟆眼，自馀，负瘤散，蛇翅，此等，名目，象似，栽种，大老子，心性，宛顺，急性，拦约，打伤，劳戏，不看，懒，驱行，肥充，将息，脓，停息，垒，蚋，气软，所以，阴凉，以后，毒气；宁燥不湿，一经得雨，布囊压讫，须以熨斗缝缝熨而潢之，卷一

两张后；等等。《要术》的口语性之强，由此可见一斑。

《要术》引谚语、俗语、歌谣数十条，是当时口语的真实记录，十分珍贵，比如：

谚曰：“智如禹、汤，不如尝更。”（序，8页）

谚曰：“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此之谓也。（同上，10页）

谚曰：“湿耕泽锄，不如归去。”言无益而有损。（卷一“耕田”，38页）

春耕寻手劳，古曰“耨”，今曰“劳”。《说文》曰：“耨，摩田器。”今人亦名劳曰“摩”，鄙语曰“耕田摩劳”也。（同上）

谚曰：“耕而不劳，不如作暴。”盖言泽难遇，喜天时故也。（同上）

谚曰：“欲得谷，马耳馘。”（卷一“种谷”，66页）

谚云：“回车倒马，掷衣不下，皆十石而收。”（同上）

谚曰：“以时及泽，为上策”也。（同上，73页）

谚曰：“家贫无所有，秋墙三五堵。”（同上，74页）

谚曰：“顷不比亩善。”（同上，83页）

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同上，92页）

谚曰：“椹厘厘，种黍时。”（卷二“黍稷”，102页）

谚曰：“稼青喉，黍折头。”（同上）

谚曰：“前十鸱张，后十羌裹，欲得黍，近我傍。”（同上，105页）

谚曰：“立秋叶如荷钱，犹得豆”者，指谓宜晚之岁耳，不可为常矣。（卷二“小豆”，115页）

谚曰：“与他作豆田。”（同上，116页）

谚曰：“夏至后，不没狗。”或答曰：“但雨多，没囊驼。”又谚曰：“五月及泽，父子不相借。”言及泽急，说非辞也。（卷二“种麻”，118页）

语曰：“湖猪肉，郑稀熟。”山提小麦，至黏弱；以贡御。（卷二“大小麦”引《广志》，126页）

歌曰：“高田种小麦，穰稭不成穗。男儿在他乡，那得不憔悴？”（卷二“大小麦”，127页）

故谚曰：“子欲富，黄金覆。”（同上，133页）

谚曰：“种瓜黄台头。”(卷二“种瓜”，156页)

谚曰：“触露不掐葵，日中不剪韭。”(卷三“种葵”，177页)

谚曰：“生啖芜菁无人情。”(卷三“蔓菁”，188页)

谚曰：“左右通锄，一万餘株。”(卷三“种蒜”，191页)

谚曰：“葱三薤四。”(卷三“种薤”，196页)

谚曰：“韭者懒人菜。”(卷三“种韭”，203页)

凡栽树，正月为上时，谚曰：“正月可栽大树。”言得时则易生也。

(卷四“栽树”，256页)

谚曰：“木奴千，无凶年。”(卷四“种梅杏”，282页)

谚曰：“鲁桑百，丰绵帛。”(卷五“种桑、柘”，317页)

谚曰：“不剥不沐，十年成穀。”(卷五“种榆、白杨”，339页)

谚云：“东家种竹，西家治地。”(卷五“种竹”，359页)

谚曰：“羸牛劣马寒食下。”(卷六“养牛、马、驴、骡”，383页)

谚曰：“旦起骑谷，日中骑水。”(同上，405页)

谚曰：“富何卒？耕水窟；贫何卒？亦耕水窟。”(卷七“货殖”，471页)

谚曰：“萎蕤葵，日干酱。”(卷八“作酱等法”，537页)

熟栗黄：谚曰：“金齋玉脍”，橘皮多则不美，故加栗黄，取其金色，又益味甜。(卷八“八和齋”，568页)

粳米饭：脍齋必须浓，故谚曰：“倍著齋。”(同上)

谚曰：“杨桃无蹇，一岁三熟。”(卷十“五谷、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果蓏”引《临海异物志》，700页)

俗曰：“槟榔扶留，可以忘忧。”(卷十“五谷、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扶留”引《异物志》，764页)

语曰：“夏苳秋苳滑如粉。”(卷十“五谷、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苳”引《广志》，797页)

《文心雕龙·书记》云：“夫文辞鄙俚，莫过于谚。”确是知言之选。如“智如禹、汤，不如尝更”，“更”表示“经历；经过”义，就是“少不更事”的“更”，可见这个词当时是活在人们口头的；“男儿在他乡，那得不憔悴”，“男儿”和“那得”都是当时的口语词；“触露不掐葵”的“掐”

也是口语词,直到今天还说;“生啖芜菁无人情”采用的是东汉以来常见的一种口头韵语形式,七字一句,第四字与第七字押韵,如《后汉书·贾逵传》载诸儒为之语曰“问事不休贾长头”、《许慎传》载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之类皆是,这句谚语用生动的口语告诫人们芜菁根不能生吃^①,其中的“啖”和“无人情”都应该是口语;“韭者懒人菜”,“懒人菜”真是活脱脱的口语;“羸牛劣马寒食下”的“下”是指时间,“寒食下”即寒食节左右,这是目前所见“下”字这一用法的较早例证,当为彼时口语无疑^②;“杨桃无蹙,一岁三熟”,透露出当时南部方言仍管“年”叫“岁”;等等。谚语不仅富含口语词和方言成分,且多押韵,可借以考见当时的实际韵部和字音。如“智如禹、汤,不如尝更”,汤、更押韵,汤在《广韵》属阳韵,更属庚韵^③;“湿耕泽锄,不如归去”,锄(鱼韵)、去(御韵)押韵;“以时及泽,为上策”,泽(陌韵)、策(麦韵)押韵;“家贫无所有,秋墙三五堵”,有(有韵)、堵(姥韵)押韵;“前十鸣张,后十羌襄,欲得黍,近我傍”,张(阳韵)、襄(阳韵)、傍(唐韵)押韵;“左右通锄,一万馀株”,锄(鱼韵)、株(虞韵)押韵;等等。^④于安澜先生的《汉魏六朝韵谱》和周祖谟先生的《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均未用到这些押韵材料。

3. 地域性

地域性是指它反映了当时的方言,主要是方言词汇^⑤。《要术》中

① 参看缪启愉《校释》190页注释【一一】。

② 下文第三节对这个“下”字有详细讨论,请读者参看。

③ 在《要术》时代,阳部和庚部已经清楚地分为两个韵部,参看周祖谟《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上编第二章“魏晋宋时期韵部的演变”,21页。

④ 以上论谚语押韵部分承好友储泰松教授是正多处,谨致谢忱。

⑤ 栾调甫先生曾指出“《要术》音注为地方音”,他详细考证了《要术》卷三“种胡荽”中的一条音注:“六月连雨时,穉(音吕)生者亦寻满地。”(210页)认为“穉”本作“旅”,最早见于《东观汉记》的“天下野谷旅生谷子”,而“旅”自古就有“鲁”“吕”二音,现代山东方言仍有此分别:东部地区读作“鲁”,西部地区读作“吕”。寿光赵东甫先生告诉他,“寿光语旅生作吕音,桓台一带便呼作鲁。”所以贾思勰注“音吕”是读的他的家乡音。正因为“穉”有“吕”音,所以才造出一个异体字“稭”。(参看栾调甫《〈齐民要术〉考证》23—25页)若栾说可信,那么《要术》在语音方面也具有地域性,值得研究语音史的学者重视。

有一批北方方言词,比如:博(换取;贸易),不用(不能,不要)^①,得(行,可以),断手(结束,完毕),对半(两边各一半),浑脱(整个儿地剥脱),仍(仍然),伤(副词,太;失于),剩(阉割),岁道(时令;时运),外许(外面),寻手(随手,随即),预前(事先,预先),在外(除外,不计在内)等。在第二章第四节中,我们把《要术》和同时期的南方文献《周氏冥通记》作了一个比较,可以看出当时南北方言的若干词汇差异。

4. 《要术》语言的内部差异

《要术》的语言存在着较大的内部差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贾氏自己的叙述语言和引用文献之间的差异。《要术》引录古文献占全书篇幅半数以上^②,其中的情况颇为复杂:有引用前代的,也有引用当代的;有引用北方的,也有引用南方的;有全引的,也有节引的。这些不同质的语言成分在研究中需要加以区分。缪启愉先生在《校释》中就常常指出,《要术》所引南方著作《食经》《食次》中的有些词语是贾思勰所不用的。

其次是本文和注文的关系问题。《要术》有很多夹注,梁家勉先生曾将它区分为四种类型,其中大部分是贾氏的自注,当时人著书有自己作注的习惯,比如杨銜之《洛阳伽蓝记》和沈约《宋书》有自注,谢

① 友生刘君敬硕士惠告:“《宋书·张邵传》:魏主又遣送毡及九种盐并胡豉,云:‘此诸盐,各有宜。白盐是魏主所食。黑者疗腹胀气满,刮取六铢,以酒服之。胡盐疗目痛。柔盐不用食,疗马脊创。赤盐、馭盐、臭盐、马齿盐四种,并不中食。胡豉亦中咳。’”(p. 1398)按,‘柔盐不用食,疗马脊创’,应释为‘柔盐不能供人食用,只用于治疗马脊创’,然此词虽出于北魏致南朝宋书信,也可见南人明白‘不用’的意思。可否把它确认为北方方言词,尚须斟酌。”笔者感谢君敬同学提供这一重要的例子和有价值的意见。此例虽然可以让我们推测当时南方人应该也懂得“不用”的特殊含义,但更能证明这是北方口语中的一个常用词,所以会出现在口语色彩很浓的书信中。在没有找到确切的南方文献用例之前,我觉得我们仍不妨假定这个“不用”是一个北方方言词。

②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胡震亨在刊行《要术》时曾这样说:“此特农家书耳,又身是北仑,乃援引史传、杂记,不下百餘种,方言奇字,难复尽通,腹中似有数千卷书者。今人财记《孝经》《论语》,便思著述,将为此仑鬼所笑。”(见《秘册汇函》本《齐民要术》“书《齐民要术》后”)虽然语带不敬,所论却是实情。